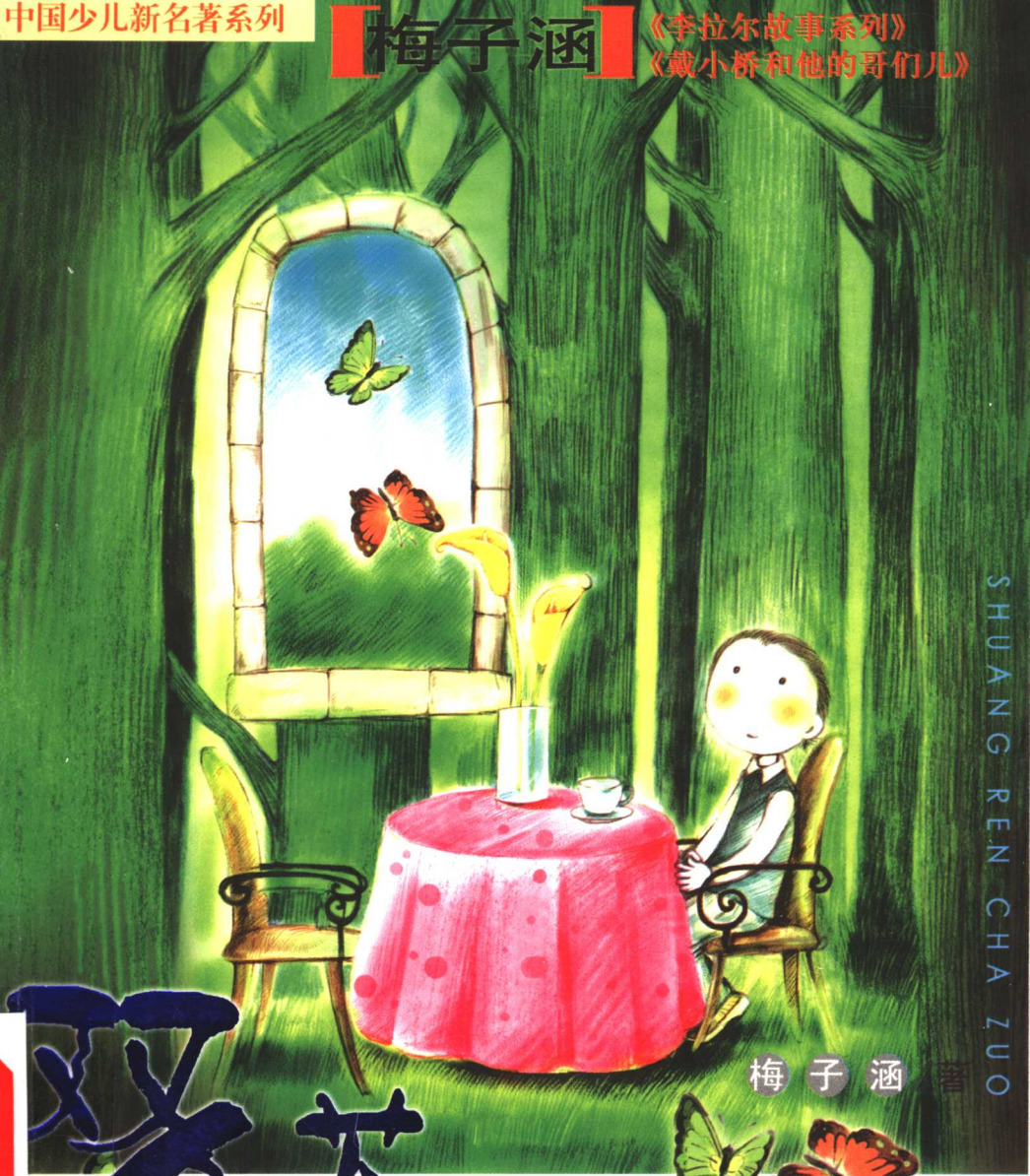


中国少儿新名著系列

梅子涵

《李拉尔故事系列》  
《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



SHUANG REN CHA ZUO

梅子涵 著

双  
西  
至

最优秀的作家自荐最优秀的作品

最有阅读价值和珍藏品位的经典读本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20376

# 双人茶座

*Shuang Ren* **茶** *Cha* **座**

■ 梅子涵 *Luo*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人茶座/梅子涵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3

(中国少儿新名著系列)

ISBN 7-206-03935-9

I. 双… II. 梅…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95255号

## 双人茶座

---

著 者 梅子涵

责任编辑 谷艳秋

装帧设计 李岩冰 刘晓蕾

封面画 鱼小千

---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编 130022)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935-9/I·229 定 价 16.80元

---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 自序

挑选一些自己的作品，编成一本书，这一件事情，是很能够让自己重读自己、认识自己、想一想以后该去怎么努力的。我写作儿童文学已经20年了，没有认为自己已经写得很好，相反，越是提高，越是看见离开那境界实在太远，这辈子没法到达。

这样认识自己，这样的要求和远眺，的确把写作这一件事情搞得有些沉重和疲乏，没有了轻松。可是命中注定你是属于某一类的人，想不这样，就不可能。

对于一个成年人，写作儿童文学是困难的。不可以站在你成年人的思想和趣味里，但是儿童的生命和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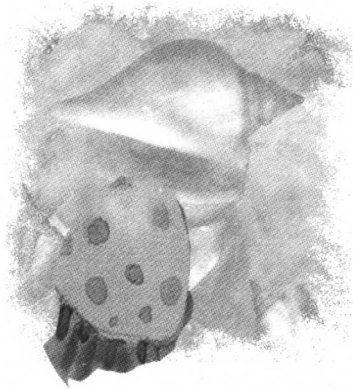
又已经离你遥远。我们靠什么走进，又靠什么写出他们想不出的故事和语言？人们把这一困难解决得好的人称为儿童文学作家，甚至是儿童文学大师，别人想比肩、特别困难，而你这样被称呼着，又不渐愧。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不渐愧呢？

我不知道。

我能够做到的是一篇一篇、一本一本用心地去写。

我还能够这样地写很多年。



# 目录

- 28 · 中学生灵感
- 28 · 青蛙的声音 癞蛤蟆的声音
- 28 · 很好玩的故事
- 36 · 警察游戏
- 2 · 马老师喜欢的
- 0 · 课堂
- 0 · 走在路上
- 3 · 写信
- 38 · 双人茶座
- 38 · 我们没有表
- 54 · 林东的故事
- 88 · 女儿的故事
- 84 · 我的故事讲给你听
- 22 · 星期六童话

写这篇小说时，我在上大学。那时候我是个文学青年。文学青年的意思就是还不那么会写，我那时也不那么会写，而且写完了还不知往哪儿投稿。投稿比写稿更加艰苦，忧心忡忡。《马老师喜欢的》是江苏《少年文艺》发表的，决定发表它




的编辑叫顾宪谟。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在这儿没有篇幅细说。这个很长的故事的原因是作品里的女孩的父亲在监狱里，马老师关怀这样的—个学生，这在小说发表的那个年代是有些疑义的。不少的人都有这个疑义。这在今天说起来，很年轻的读者会问：“为什么会那样？”

为什么会那样？这要问那个年代。

小说后来获了江苏省 1957 年—1979 年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第一名。我也因此受到了激励，有了信心，开始写更多的儿童小说，成为儿童文学作家。

我应该谢谁呢？我应该谢顾宪谟。我一直都叫他老顾。老顾早已退休了，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再和他联系。可是每当想起这一件事，我在心里是一定都要说“谢谢你，老顾”的。

——梅子涵



暑假后刚开学半个月，五（2）班的华老师调到市航模学校当辅导员去了。要从二中心小学调来一个新班主任。总是这样的，新班主任来之前，同学们都要做许多猜测：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凶不凶……真的，他们还没有碰到过凶老师哩。三年前教他们的严老师是不凶的。后来的华老师也是不凶的。严老师是那么善于讲故事，而且都是“长篇连载”。每次班会课他都讲，眼睛一闭，讲到吊瘾的地方突然刹住，让你心痒上好半天。《战斗在敌人心脏》严老师一直没讲完，到现在还欠着。华老师则完全像个大姐姐，又好看又活泼，手风琴拉得好。星期天她时常带大家到不买门票的半岛公园去，把人一分两，“躲猫猫”。本来说好下个星期带大家去参观鲸展的，却突然调走了。

2

当然，大家想的也不尽一样。譬如学习委员钟明，他的功课全班最好，爸爸又是干部，以前严老师最喜欢他。他真希望新来的老师像严老师一样。再说叶莹莹吧，她是全班最好看的，又是少年宫合唱队的，华老师最喜欢她。她自然希望……不过，有什么都不想的，像那个……等一下，等一下，你看，新班主任什么时候已经走进教室了。大家都怔住了，互相偷偷地顾盼着，交换着眼色：她是麻子！总而言之，第一面的印象不太好了。她倒是丝毫没有察觉大家吃惊和扫兴的神情，说：“我姓马，大家叫我马老师好了。”终于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立刻，教室里尽是“哧哧”的声音。还有人轻声说着：“马，麻……”

马老师的脸色很难看，手指痉挛地掠了掠头发，默然无声地看着大家。课堂里突然变得很静，有的悄悄地低下了头。马老师的目光，缓缓地每一个人的脸上掠过去，最后落在第二小组的一个女生身上。她与众不同，坐得特别端正，刚才的一阵骚动似乎对她毫无影响。不知是这个女生老实规矩的神态引起了马老师的注意，还是那件又旧又小的浅蓝色长袖衬衫绷着正发育的上身显得有些异样，马老师盯住她看了好一会儿。大家都不免有些奇




怪，目光随着马老师的视线一起交织在她身上。她叫维小珍，爸爸在青海劳改，妈妈是拉清洁车的。男同学也好，女同学也好，平时很少有人去多看她一眼。有的同学还要欺负她。她总是上学来了，放学走了。课间做游戏大家都不高兴带她，她就一个人伏在课桌上做功课。学校组织春游秋游一类的活动，人家吃面包、蛋糕、糖，她呢，总是咬一口羌饼，喝一口开水……这一切马老师都是不了解的。女生老实规矩的神态使她暗暗高兴、宽慰。她收回了目光，迅速地看了一眼讲台角上的座位表，记住了名字。马老师没有说更多的话。这一节课是作文。她把作文本发给了大家，用清秀工整的板书写下了题目，又简洁地提了几点要求……

中午，马老师没有休息，在办公室里批改作文。也真巧，第一本就是维小珍的。这一次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妈妈》。她看起来：

我能写我的妈妈吗？因为我爸爸是不好的。去扫烈士墓时，华老师让大家回忆家史，可是叫我别说，因为我爸爸不好。所以我不敢提我们家。我妈妈当过童工，小时很苦。她是很好的，每月拿三十几块钱，要养我和弟弟。有些同学看不起她，有时妈妈在路上拉清洁车，他们用石头砸她，我不敢说这是我的同学砸的，怕妈妈更难过。老师，我写不出，你再出一个题目，我来补写吧。

有两处字迹被水滴弄模糊了，使马老师想到，孩子写的时候可能流过泪。她眼前又浮现出，那绷着一件又旧又小的衬衫的身体。她现在才体会到，那孩子老实规矩的神态里，其实包含着一种因受到歧视而产生的小心、老成。马老师的心里涌起了一种保护幼小心灵的责任感。她翻开今天早上刚刚交给她的“学生登记表”，查到了维小珍家的地址，决定去进行一次家访。



仲秋的正午，热势并未减退多少。人行道上的樟树都还很小，遮不住火辣辣的日头。马老师撑着一把黑布伞，路不熟走得很慢。路旁的弄堂里有两个淘气的男孩指划着她的脸在说难听话，她没理会，而是注意地看着门牌号码。是啊，她小时候在育婴堂里留下了一脸的天花斑，其实是多么不适于当教师呵。孩子们不懂事，总难免要刺伤她的心，可她却偏偏选择了这个职业。她没有结过婚，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她总是想，旧社会，由于出身的高低和家境的贫富，有的孩子生活在天堂上，有的孩子生活在地狱里。新社会，孩子们都是党的，都是祖国的未来，应该一样对待，而不应该把谁冷落在一旁……

前面是一个公园。公园里正在举办无锡泥人展览，门口挺拥挤。马老师绕过小广场前的一棵雪松，准备穿到马路对面去。有只小手扯扯她的衣服，细声细气地问：“阿姨，喝茶吗？一分钱两杯。”

马老师没有停下来，只是不在意地移了移伞，向后看了一眼。她惊呆了，是维小珍。

有人在喝茶，维小珍正忙着，没有发现她。

她收拢伞，走到维小珍身后，默默地看着。

生意挺好，维小珍手忙脚乱地忙碌着，把一分一分的硬币丢进一只铅皮盒子里。浅蓝衬衫的背脊上湿透了汗。

此时，空闲些了。维小珍坐在凳上，捧着那只盒子，用手指在里面数着钱。马老师手轻轻地搭在她肩上。维小珍紧张地回过头来，怔住了，直愣愣地看着马老师，悄悄地把手上的盒子移到了背后。这时又有人来喝茶，维小珍犹豫着没动。马老师推推她，她才站起来……

马老师把伞靠在凳上。她发现小凳上那盆洗茶杯的水已经脏了，上面漂着薄薄的一层灰垢。旁边正好有爿花鸟商店，她端着去换了一盆清水。

维小珍又感激又局促，连忙用手擦擦凳子，让马老师坐。



趁着无人来喝茶的空隙，马老师间断地和维小珍聊着。

“一直这样么？”

维小珍点点头。“开学了，我和弟弟都要交学费。”

马老师看到钱盒下压着一本书，她拿起来翻了翻，是新发的语文课本。用一张旧报纸包着，书里夹着一个用白纸订成的小本子，上面记着从课文里摘录下来的好句子，字写得十分工整。

“有空读么？”马老师问。维小珍身子一扭，笑笑。不知是热的还是紧张的，她额上沁出了一颗颗汗珠。马老师掏出手绢帮她擦，她忸怩地往后一缩，然后又不自主地靠到马老师身上。又有人来喝茶了，马老师伸手接过钱，“当啷”丢进了盒子……

“没申请免费吗？”马老师问。

“没有。”

“还缺多少钱？”

“快了。”维小珍高兴地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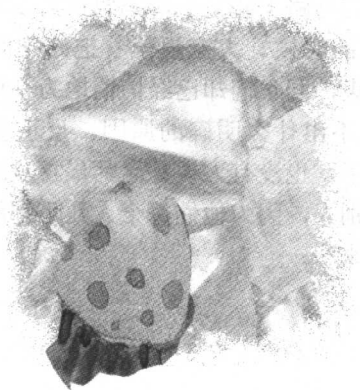
这时路上有个拉清洁车的女人喊维小珍，维小珍奔了过去。她是维小珍的母亲。她从挂在把手上的布拎包里取出一只饭盒子，递给女儿。维小珍放学就来了，还没吃午饭。母亲拉上车又要走了，维小珍对她耳语了几句，朝马老师指指。母亲跟着女儿走到马老师跟前，亲热地喊了两声“老师”，过意不去地倒了一杯茶端给马老师，不断地撩起对襟单褂的下摆擦着汗，笑着站在那里。这是一个吃得起苦，又生活得很不顺利的老实人。女儿很像她。马老师的心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从拉链包里拿出五元钱塞给她：“凑上给孩子交学费吧。”

母亲慌乱了。她用一双粗糙的大手推着，不肯接。马老师微笑着凑近她：“别推了，难看吧？”

母亲眼圈红了。嘴唇直哆嗦，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维小珍躲在母亲身后哭起来。马老师把她拉到身边，用手帕帮她擦眼泪，说：“别这样。”

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反正维小珍是活泼多了，脸颊上开始出

现了红晕，眼睛里时常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上学、回家的路上总是哼着歌儿，说话也多了，听课、做作业更加认真了。国庆篝火晚会上，她戴上了红领巾，还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我有两个妈妈》，同学们都被感动了，热烈鼓掌，鼓了好长时间。现在，再也没有人瞧不起维小珍了，女同学做游戏时都亲热地喊她：“小珍，来呀！”男同学在马路上碰见小珍妈妈拉清洁车，也总要上前推一把。春游秋游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把好吃的东西分给小珍。这个学期还没结束，同学们却已经悄悄地为小珍凑足了下学期的学费了。谁也说不出来什么明确的原因，反正马老师来了以后，就慢慢变成这样了。也没有人说马老师最喜欢维小珍，他们不承认马老师最喜欢别人，因为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个马老师喜欢自己的故事来……



# 课 堂

*Ketang*

《课堂》  
也是发表在江苏《少年文艺》上。那时候，老顾为了培养我，对我说：“小梅，你多写一些小说，我们一次发表你两篇都可以！”80年代真是一个培养



和鼓励年轻人的时代，人们都诚心实意，认认真真，没有多少私心。老顾培养了很多年轻作者，他们后来纷纷出名了，但是老顾退休了。

《课堂》也写了培养和关怀，写了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感情。儿童文学很需要写这种感情，使阅读增添感动。

——梅子涵



今天是戴老师叫大家来的。戴老师说，收到通知后，大家来一下，告诉我，你们考取了哪所中学，我要知道你们考取了哪些中学，这样我会非常的高兴。我以前的那些学生，他们收到录取通知后，不管是什么中学，都要来告诉我……所以大家就纷纷来了。

现在，大家已经走了，离开了教室。有的跟着戴老师到办公室去了，他们要请戴老师在自己的日记本上题词签名，这是他们在毕业前刚刚学会的一种互相勉励留作纪念的方法。有的到操场上和小树林里去玩了。只有他坐在教室里，他想把这个坐了整整六年的教室打扫一遍，最后担任一次值日生。他本来是想叫大家一起干的，他是中队长，而且又是最后一次了。只要他说，同学们，我们要离开自己的教室了，让我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走吧……那么大家肯定会齐声说：“好！”积极地参加，不会有一人偷懒的。可是还没等他说出来，大家已经蜂拥出了教室。于是他就想，算了吧，让他们去吧，我一个人来打扫，我是中队长……

教室里真静，静得就像……就像什么呢，哦，就像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一样。大家都端正地坐着，许多同学还规矩地把手放在背后，他们上过幼儿园，从小班一直上到大班，所以他们懂。而他没上过，所以不懂这种规矩。坐在他旁边的女生叫盛铭铭。他们认识，是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不过她家的房子要好得多，漂亮得多。她用胳膊肘碰碰他说：“王新，上课要把手放在背后。”于是，他就学盛铭铭的样，把手放在了背后。

他们的班主任姓严，很年轻，很好看。她说：“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学生了，就要坐在这个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你们一定要好好努力，互相帮助，遵守纪律……你们说对吗？”

“对！”大家齐声说。他也说：“对！”他的声音完全融合在大家的声音之中，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比谁的都响亮。多高



兴啊，从今天起，自己是个学生了。他们从幼儿园回来，总是说：“那是王老师教的……”“我们陈老师教……”可是他没有上过幼儿园，他没有老师。爸爸生病去世了，家里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妈妈帮对面大楼里的人家打扫楼梯和走廊，每个月每家付给她一块钱工钱，一个月可以有四十多块钱，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费。他一直跟着妈妈，就把吃苦耐劳的妈妈当成“老师”。可是和人家一起玩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妈说的。”人家立即就说：“你妈根本不懂，这是我们老师说的！”他简直没有勇气争辩。人家是老师说的，是真真实实的老师。

可是，从今天开始，他也有老师了。“老师！”他在心里轻轻地亲热地喊道。

严老师在大黑板上挂起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几个最简单最容易认的字。太简单太容易了，严老师还没来得及教，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念起来。严老师没有生气，说：“你们都会念了，那好，我请个同学站起来念。”没想到，严老师偏偏叫了他：“王新同学，请你站起来念一下。”

他站起来，低着头，低得脑袋快碰到了课桌，害怕地说：“严老师，我不认识。”

“我认识，严老师！”有人自豪地大声地说。

严老师似乎想起了什么，说：“坐下吧，不认识，老师会教你的。”

他没上过幼儿园，妈妈又不认识字，所以他和有些同学不同，必须跟着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他学得很认真。严老师每教一个生字，都要特别地看看他，似乎在问：会了吗？

早晨，当他醒来时，妈妈总不在身边，已经在对面大楼里打扫卫生了。他经常睡得超过钟点，来不及吃早饭，有时上课还要迟到。迟到了很丢人，要站在教室门口喊“报告”，同学们全都看着你，教室里很静，静得使你浑身不自在。严老师说：“进来，以后早点。”可是以后又迟到了，又喊“报告”，大家又看